

★

文物会说话

| 文物故事

粟裕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——

讲“瑕疵”不遮不掩，提伤情一笔带过

■陈泽生

提起粟裕同志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杰出的军事家、战略家，被誉为“常胜将军”，所指挥的战役战斗“几乎没有大的错误”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出身地主家庭、家境殷实，本可远离战火纷争，但他决意离家闯荡，以一句“讨米也要走”的决绝誓言，踏上了革命道路。从此，他“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，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”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对于自己的出身、家庭经济状况，他从未对党隐瞒——1933年12月28日粟裕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，便足以证明他的坦白。

这份登记表是苏区时期留存下来的珍贵原始档案。填表时，年仅26岁的粟裕，已历经井冈山斗争、多次反“围剿”作战的淬炼，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、政委，是年轻有为、敢打硬仗的一线指挥员。

彼时的中央苏区，受国民党军队步

步紧逼，形势不容乐观。组织要求所有党员重新登记，全面核查个人情况。粟裕身居重要军事指挥岗位，军务异常繁忙，依旧严肃认真对待党员登记工作，以最老实、最坦诚的态度，如实报备个人履历与家庭情况。

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，在那个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特殊环境，家庭出身和过往经历都会影响个人前途命运，尤其是一些负面标签，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。因此，少数觉悟不高的同志，填表时会敏感内容进行简化处理，有些事情也不会写得那么详细，免得惹麻烦。

粟裕不是不知道其中利害，但依然选择毫无保留——在“父母兄弟职业”一栏，他工工整整写下“小地主”；填写“家庭经济情况”时，他直言“有田肆佰余担，都是收租的，家人收租剥削为生”；关于1928年12月那次党内警告处分，他也如实说明情况。“地主”“收租剥

削”“警告”……这些文字，成为他履历上刺眼的“瑕疵”。

在填写“何时入伍作战受过伤没有”时，粟裕提到，1927年5月在武昌入伍参加南昌暴动，而后受过伤三次，还特意标注其中一次很轻。

事实上，这三次受伤，除了那次较轻的，其他两次可以说是和死神擦肩而过——一次是头部颞骨中弹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，是后面赶上来的战友救了他；还有一次头部被迫击炮弹片击中，昏迷不醒。后来，这块弹片一直留在颅内，成为他饱受50多年头痛困扰的元凶。但他对这两次重伤没有多写一个字，甚至没有多余的修饰。

一滴水，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；一纸薄薄的党员登记表，足以承载忠诚的分量——真正的对党忠诚，不因任何形势、任何条件而变化，是危难之时的矢志不渝，是得失面前的坦荡无私，是一辈子听党指挥、为党尽责的坚定坚守。



粟裕同志于1933年12月28日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。

资料图片

| 睹物思今

无话不可对党言，无事不可对党说

■海军某潜艇支队干部 田永源

早在入伍之初的思想教育课堂上，我就看到过粟裕同志1933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。

表中的文字，见党性、见品行、见初心，让我一直牢记心间。有人说粟裕不聪明，不会趋利避害，要我说，如果一名党员故意对党组织藏着掖着，那不是“真聪明”，而是“伪忠诚”；不是个人“小节”，而是不守纪律的“失节”。

记得几年前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，某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“未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，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”。说到底，不就是心存侥幸，玩“瞒天过海”、搞“缺斤少两”，自认为“只要做得巧，神鬼不知晓”吗？还是周恩来同志说得对：“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，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。”

理解了这一点，也就不难理解，是什么支撑粟裕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，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核心的浙西南山区，开启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；是什么支撑他在敌我力量悬殊、长期与上级失联，甚至无后方补给、

无兵员补充的情况下，仍扎根深山，日夜应对敌军的搜山、“围剿”、封锁，点燃了革命星火……正是无话不可对党言、无事不可对党说，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组织，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在组织面前，我们都应该是“透明”的。之前有一次执行远海潜航任务，我们在水下连续航行了近20天，密闭的舱室里弥漫着机油和汗水味儿，大家都盼着早些靠岸。

返航前最后一班夜班，轮到我值守。我和电工班李班长、新兵小张核对设备数据时，发现一台关键仪器的数值曲线出现波动，频率不高，幅度也不大，一直没超安全临界点。

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，还有几十个小时就能靠岸休整，这点波动不影响正常航行。要是上报，就得按程序停下来拆检排查，写详细的故障分析报告，原定的休整计划、后续任务准备都会被打乱，平白多出来不少工作。

心里盘算着“小九九”，我甚至动过压下这件事的念头，可脑子里忽然出现粟裕同志填写的党员登记表，脸

上一阵发烫——即便可能影响个人发展，粟裕对组织也没有任何隐瞒。难道就因为怕多干点活，我们就要瞒报糊弄吗？作为下级，必须敢于向上级报忧、不遮掩、不回避、不推脱，帮助上级掌握实际情况、作出科学决策，形成上下联动破解难题的合力。

所以，我们翻出多日的运行记录逐项比对，把每一次参数波动全部标注清楚，并附上初步判断，完整上报给艇领导。保障部门拆解检查后，发现传感器线路老化，绝缘层快要磨穿了，再晚几天很可能引发设备过热故障。

事后我们不禁感慨：该请示就请示，该报告就报告，该负责就负责，不要“小聪明”，才能时时心里透亮，才会让党组织信得过。

还有一次，艇队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。起初大家发言比较保守，只泛泛地说理论学得不够扎实、训练标准有待提高等问题，批评没有点到具体人、具体事。

“大家专挑无关紧要的说，说来说去都是些表面问题。党内批评不就是要做到严正尖锐、坦白恳切嘛。”舵信

班王班长带头剖析自己带兵重视抓尖子和后进，有时忽视中间“大多数”等问题，一时让大家面红耳赤。

后面的战友发言时，把提前写好的发言稿推到一边，话说得越来越实在，态度越来越坦荡直白。大家都明白，不藏私心、不捂问题，才是真正对组织负责、对战斗力负责。

如今再看粟裕同志填写的党员登记表，我感觉它好似检视忠诚纯度的标尺——每名党员在组织面前，不如“拙诚”些，在每一次值更、每一回汇报、每一场谈心中说实话、报实情，始终做对党坦诚的“透明人”。

（陈泽生、本报记者向黎鸣整理）



家书节选

“你在‘三反’运动中检讨了自己，很好。‘三反’运动的精神是要改正旧社会的不良习惯，我们共产党员更要从思想上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。这就是要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来改造和学习。”

——摘自吴玉章同志1952年6月写给外孙的家书



“在实际生活中来改造和学习”，该如何进行？这是我前段时间读到吴玉章同志1952年6月写给外孙的家书后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。

信不长，但里面有几句话，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提醒与警示，也对现在部队开展政治整训、思想整风有启示。

吴玉章写下这封言辞恳切的家书时，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党和国家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，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，出现了蜕化变质倾向。当时的上海便流传着拉拢腐蚀干部“五步曲”：烟茶招待、看戏洗澡、询问有无困难、送钱到家、请求办事。

环境的改变容易导致思想的波动，尤其是自认为经过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后。殊不知，那些风浪中的“潮气”，悄然潜伏在思想深处，在党性的阳光久久照耀不到时，便生出“霉斑”。因此，在信中吴老道出一名老党员最深沉的要求——“从思想上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”“在实际生活中来改造和学习”。同一年，他还给侄儿写过一封信，同样表达了殷切期望：“主要的我是想鼓励你深刻地体会思想改造问题……彻底改造成为一个红色工程师。”

合上家书，这几句话久久在我心头打转，竟感觉这些文字是写给我的一样。

查看设备状态、核对日志、确保链路畅通……扪心自问，每天重复巡检工作时，我有没有懈怠的念头？有没有需要改正的不良习惯？说来惭愧，我难以完全否认。身边不少战友承担了大项目、大工程，我因此有些心浮气躁。再加上我们部署的点位远离机关，“少核对一次不会出事”等想法就像阴暗处的“霉斑”，偶尔便冒了出来。

可网络空间哪有什么秘密？哪怕一次违规、一次松懈，就可能给敌特留下可乘之机。这种图省事、存侥幸的错误观念，不就是吴老说的该被改正的“不良习惯”吗？

参军有些年头了，我亲身感受正风肃纪越来越严，一些过去看似“合理”的惯例被打破，我的思想却一时没有紧起来，思想改造一时没有限上来。直到政治整训期间，我才在组织的要求下向顽疾开刀，来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。

反观吴老，即便81岁高龄时还有自我反思的魄力，写下《自省座右铭》：“年过八一，寡过未解，东隅已失，桑榆未晚。必须痛改前非，力图挽救，戒骄戒躁，毋怠毋荒，谨铭。”真刀真枪的思

想整风，就是要有刀刀见骨、拳拳到肉的自觉，保持一次“手术”不行就再来一次的坚定执着。

想到这里，吴老那句“在实际生活中来改造和学习”再次涌上心头——改掉浮躁习气，摆脱功利主义，就要守住每一条链路、管好每一个端口，让信息洪流安全奔涌。

（刘珂存、郝梦源整理）

| 点 睛

我给“大树”添新绿

树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常常代表着传承、滋养——它们屹立数十寒暑，向下深深扎根、积蓄底蕴，待到时机成熟，便接续新芽、焕发生机。

如果把党组织比作一棵树，那么基层党小组就如同往外延伸的树枝。想要枝繁叶茂，就离不开每一个党小组增添新绿。它们抖掉坏叶、催生新芽，把根系吸收的营养，精准输送到每一片叶子；它们紧密团结、抵御风雨，在复杂环境中守护着肌体不受侵害，在一次次淬炼中更加强壮。

这两张定格在树荫下的影像，就是在讲述这样的故事……

（赵春辉）



| 瞬 间

左图：上世纪某型靶场建设初期，官兵在树荫下交流学习党的知识心得。

资料图片

上图：前不久，一次训练结束后，陆军某部官兵在树林就地休整。某分队党支部书记李庆蒙（右二）与党员骨干谈心交心。

田 源 摄

